

周瑄璞 著
Gone with the river

多湾

浙江文艺出版社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二璞 著
in the river

多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多湾 / 周瑄璞著. — 杭州 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5.11
ISBN 978-7-5339-4295-3

I. ①多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8271 号

责任编辑 陈 坚
特约监制 赵 菁
产品经理 徐蕙蕙
特约编辑 叶 青
装帧设计 袁小真
插图制作 袁小真

多湾

周瑄璞 著

出版发行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网 址 www.zjwycbs.cn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470 千字
印 张 31
插 页 2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4295-3
定 价 4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第一章

蚂蚱经，蚂蚱经
蚂蚱本是土里生
蚂蚱长了八个月
一霜打得直撅撅
草窠里，得了病
豆窠里，着了重
芝麻窠里丧了命

蝼蛄听说去发面
屎壳郎听说把馍蒸
马吱妞听说去送殡
蚂蚁听说去拉灵
油子哭得柿叶红
八个斑苍打墓坑
花老婆箩面不消停

这一次，还叫不叫出阁呢？季瓷问自己。

三年前，她可是风风光光地出过一回阁的。她爹季先生亲自写了喜联贴在门上。

那年她虚岁十八。四个撮起来要双人抬的大圆礼盒，里面有五谷杂粮、珍珠、玛瑙、玉石、翡翠、丝线、绸缎，还有她绣了几年的各样女红活，四床锦缎被子，六身大镶大缋的衣裳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只小钟表。

民国二十年，颍多湾县的乡下，谁人见过这样的钟表呢？它有火烧一般大，玻璃壳里像是装了个小马驹，踢踢踏踏地跑，你想让它啥时候叫它就啥时候叫。有人说那是“吱吱啦啦”的，有人说那是“丁丁零零”的，总之，那是天外来的叫声，比春天里布谷鸟的啼鸣还要中听。

腊月里，天还没明，季瓷坐的暄腾腾红鲜鲜的小轿就被抬到了罗湾。于枝贵的家门口，跑来看新媳妇的人已围严实了。人们早就想一睹季先生家二闺女的风采。传说中这位二闺女绣的石榴籽看着就想吃，绣的鸳鸯下了颍河肯定能凫水。她还剪得一手好窗花，闺女出门都要请她剪一个大团花盖脸盆。

看过那阵势的闺女们都在心里想着，待我出门时能有像她那样的排场，就知足透了。颍多湾人把闺女出嫁叫“出门”，讲究的说法叫“出阁”。

而这一回，什么都没有了，锦缎的被子，大镶大缋的、还没有来得及穿的衣裳，都没有了。她想，还是不叫出阁的好吧。女人一生出一次阁，风光一回也就中了。

是不是怨那只表呢？送终（钟）送终（钟），我咋就陪嫁了一只钟表呢？这不是把霉气带到婆家了吗？这不是烧包烧过火把自己烧了吗？三年内公婆都过世，而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也走了，走得那么急，一句话也没给我说，我也没给他说出那句最要紧的话。

于枝贵比季瓷大两岁。当年宽婶子来说想把北乡小季湾季先生的二闺女说给他时，他一蹦多高地喜欢——早就听说教书先生家的二闺女心灵手巧，针线活一看就会。他妹子于枝兰更是喜得拍手，咦，哥呀，你要是娶上小鸡娃的二闺女，那我就能穿上最好看的衣裳了。当地人说话图省事，将一板一眼、很有文化感的村庄名字，按照最顺嘴最圆滑的发音来念，洪陈店叫作“浑春店”，北舞渡念成“北牛（ou）犊”，小季湾也就成了“小鸡娃”。

“憋闺女吧，光想穿好衣裳哩，你不想想，那小鸡娃的二闺女想聘的人家有多少呀，看你爹这巧手木匠干这么多年攒下的家业，够不够给人家下聘礼哩。”巧嘴媒人说。

“够，够，他宽婶子，你甭放心去说吧，只要季先生吐口，只要那二闺女愿意，俺老两口情愿骨头砸了卖成扣儿。”枝贵他娘嘴凑上耳根来，“我叫贵他爹下回去县上给你撕件洋布料子。几个庄上都没见人穿过哩，我只上回看戏见葡萄湾的常家媳妇穿过，咦，那齐整得呀……”

“咦，那你说咱这辈子还能穿上个洋布布衫？”宽婶子更加欢喜。

“能，能，你穿不上谁还能穿？”枝贵他娘声儿又小下去，“俺家平日看着仔细抠唆，可也聘得起那二闺女了，这么给她说吧，就只那天上的星星俺给她弄不来，其余凡是她想到的、见过的，都能满足她。”

宽婶子立时脚下踏了云彩，来到小季湾。

小季湾与白果集只隔一条颍河水，从远处看，连在一起，不分你我，只有颍河水日夜“哗哗”流淌，告诉人们这是两个村子。白果集是方圆十几里的大庄，天天早集，逢一四七有庚会，一年还有两个庙会，要唱大戏，四方客商来此贸易。还有些外乡人因各种原因顺着颍河水漂到这里，背个破包袱沿着河岸一点点走来，最难的先是靠着墙根骨堆几天，再想法在哪面墙边搭个小庵能躺下来，慢慢地有个小营生干着，有个支应跑跑腿，再然后，就成这集上的人了，过几年，就敢给过路的人说，歇歇吧，到家喝口茶。集上有饭铺、旅馆、茶社，也就有个把被命运送上岔路的外乡女人在此明里暗里营生，引得男人赶不赶集逢不逢会都想赶来瞅瞅。村后的公学里有一棵白果树，要几个大人才能抱住。谁也说不上来这棵树有多少年，不拘再老的人也会说，我小的时候它就这么大。

一河之隔的小季湾因了白果集，也显得比别的村庄主贵了一丁点儿一小捏儿。因为颍河水常年泛滥，各家把院子都垫得很高，整个街里就是一个峡谷。各人回家时，弯腰撅屁股爬个缓坡。当然，院子垫得越高的人家，就越有经济实力。夏秋时节河水溢出河床，街里也便成了河，人们都不得出门，这时就看谁家存的吃用多了。没有能力垫院子的，甭等着颍河水像来客一样几年光顾一回自家院子，盆盆罐罐，破衣烂衫，柴火末子，都在水里漂着、泡着。因为土

匪不断，村子又垒起高高的寨墙。这样从远处看，小季湾就高高地耸立于白果集的西南，像是长在白果集这只大手上的六指儿。河水本是从北向南而来，到白果集时，就在村西头拐向东去。颍河水流了几千年几万年，谁也说不清，反正地老天荒，它有的是时间拐来拐去。

接待媒人是季家近两年要面对的事，来了男人季先生陪，来了女人家里人陪。一宗宗、一件件都在心里记着，总要对媒人好言相谢，留家里吃顿好饭，给媒人说，现在是开明社会了，不是都要放脚哩吗，这事还要看妮子的主意，你看哪天集上、会上，叫两人偷着看上一眼，最后主意她自己拿，咱当老的不落埋怨。

于枝贵按着宽婶子的安排，穿了一身浆洗得硬挺挺的新衣裳站在戏场里。可是那戏台之上，闹闹腾腾那是在唱啥呀，他一点都看不到眼里，听不到心上，他只想看到二闺女突然在眼前。宽婶子在身后拍他，指给他十几步外的一个侧影。那二闺女一身淡青色衣裤，矮小而窈窕，脚顶多有他于枝贵的半拊多，穿个绿色绸子鞋，尖尖的，像个秦椒。只伶俐地给他一个侧影。他急了，给宽婶子说，你叫她转过脸来，我就看一眼。

“看到眼里剜不出来咋弄？这就中了，先生家的闺女还能叫人对着脸看？我是见你可怜，过来给你指一下，你看清了吧？不瘸不拐没毛病吧？那脸呀，连半拉黑雀儿都没有，比不上仙女但也差不多，我怕你看了黑里睡不着。妥了妥了，走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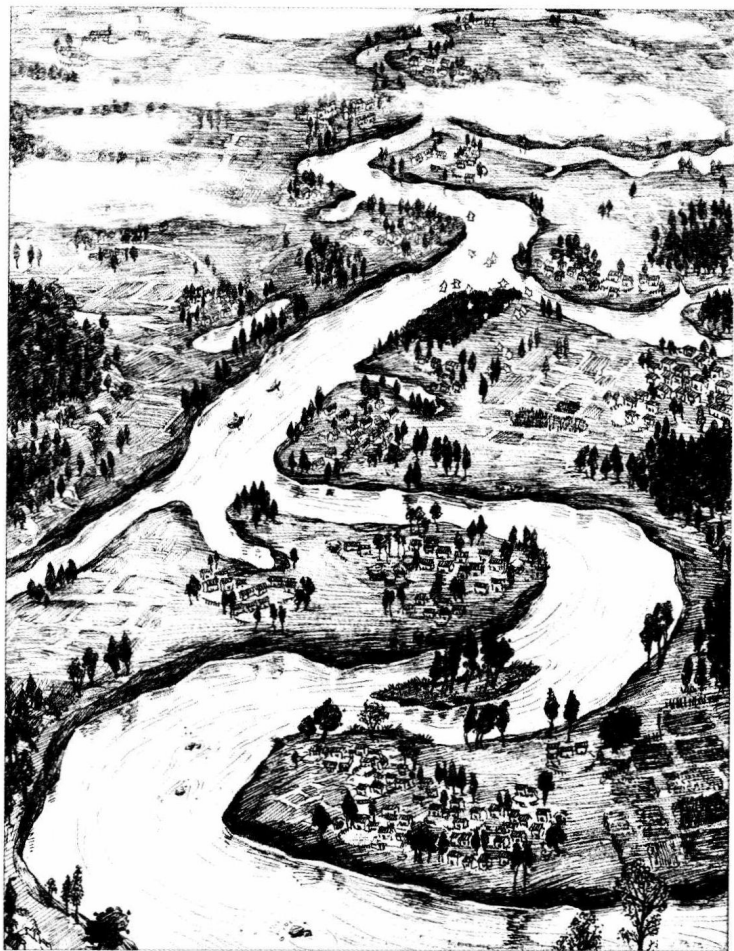
于枝贵哪里肯走，身子向那边趑趄着，想要扑过去。宽婶子拉住他：“可不敢吓住人家呀，那二闺女一恼，再不愿意你了咋弄？”

这时，见十几步外的季瓷侧过了一点，还是没有直对脸过来，只是低下眉梢，用眼角往这边搭抹了一下，于枝贵只看到半边粉扑扑的脸。

二闺女自认为尽到了仁义，一扭身，就像那夏天的河水轻快地打了个小漩儿，走了。

“中了，中了，这就算看了，啊，刚才二闺女呀，可是仔仔细细把你看清了。”宽婶子作祸般笑笑，丢下他去了。季瓷在戏场外等她呢。

于枝贵跟出，见两个人的背影一高一低、一宽一窄往前走，四只小脚在地上搞得怪快。他跟上去，在后面悄声走着，突然叫一声：“宽婶儿。”



小季湾与白果集只隔一条颍河水，从远处看，连在一起，不分你我，只有颍河水日夜“哗哗”流淌，告诉人们这是两个村子。

两人回头。他看到一张桃花般的面容。十四岁的季瓷尖下颏，薄眼皮，刚才印上面颊的红云还没有褪去，现在为他猛然近在面前而脸色刷白，像一道亮光闪过面庞。这莽撞人儿真的让她措手不及，她像个受惊吓的小雀，转过身扑棱棱飞走了，小脚一拧一拧，地上就有了一坨坨花骨朵般的圆点。

“你又跟来弄啥呀？”

“不弄啥，我问你刚才最后一句话给我说的啥，我记不起了，回去给俺娘咋交代呀。”

“咦——呀，你这孩赖主意咋恁多。”宽婶子笑着拍打他的肩膀。

宽婶子真的穿上了洋布花布衫，这门亲事还真就成了。当然，主要的原因是季先生问了二闺女，对人满意后，他托人去打听了于枝贵家的根根梢梢。打听媒也是婚姻往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往往一桩婚事的成与败都和打听的结果有直接关系。

第二次出门时，季瓷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和时间去打听媒了。她想，一切都是命。想享福，必受罪，胡思乱想耽误瞌睡。

那天天不明，于枝贵就要出门，十八里外的县城有人捎信来，请他去打几件闺女出门的梳妆盒。爹去世后，他就拾起全套家什，开始像爹一样四处游走着去打精细家具。他做出的活远不如爹，只是人家还习惯着捎话，让罗湾的来，给我家做个啥。

“你等等，有句话要给你说哩。”季瓷从里边跟出来。已经把东西都背到了身上的于枝贵说：“时候不早了，鸡子都叫了，等我回来再说吧，啊。”

“那——中啊，你路上可得仔细点。后儿黑里回来？”

“嗯。”于枝贵出了堂屋，走到东屋窗前，敲了敲窗棂：“兰，起了没有？”

“起了，起了。”于枝兰应着声。

“起吧，起来帮你嫂干干活，我走了，啊。”于枝贵在未亮的昏暗天光里打开大门出去了，季瓷跟上去又将大门插上。

三年内先后爹娘过世，这让于枝贵不得不听信村上人的闲话：人都说季瓷把霉气带到他家来了。哪有带着钟表出门的呢？自古都没听说过。当然，自古这里没有钟表。那是个稀罕玩意儿，是她在山东做官的舅舅专门捎给她的，但

那时咋都想不到“送终”这个词呢？为啥爹娘没得啥病，也不算老，才四五十岁咋都走了呢？还有，她来三年多了，还不见显怀，是不是她就不会生呢？于枝贵不由得开始怀疑起当初对她狂热的迷恋了。慢慢地有些怕她，有时候晚上竟不敢靠近她身子，以前隔一两天他定要在夜里缠磨她一回，现在十来天才想挨靠亲近她。是个石头撒那么多种也得长个啥吧。如果爹娘还活着，一定会张罗着给他再娶一个，他们是绝对不会看着于家断后的。可现在，他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了，娶她就花了大价钱，爹娘的后事也花了不少钱。爹一去，那么精的手艺带走了，来钱的路越走越窄。

好像她夜儿黑里就迟迟疑疑地想给他说啥，挨到身上想缠磨他，他轻轻地推开，一翻身给她个后脊梁。睡吧睡吧，明儿要早起。他不知为啥就没兴头听，她那张巧嘴，能说出啥呀？她能把死人说活过来？她能把平展展的肚子说鼓起来？

于枝兰梳洗后走出东屋。正是当年季瓷出阁的年纪，按说她也该出阁了，婆家早就定下了，是东乡郭湾的，可娘和爹连着过世，按规矩守孝三年。那郭湾的婆家，尤其是那十九岁的郭仓实虽不满意，也只好等着。

“兰，饭在锅里，还热着哩，给咱俩一人盛一碗喝。”季瓷在织布机上说。她从来就没有一刻闲过，纺花织布，缝被子做衣裳，箩面择菜，刷锅倒灶，喂鸡喂猪。只要人眼里有活，世上就永远有做不完的活。走遍天下端起碗，搁着勤谨搁不着懒。

虚岁十八的于枝兰比季瓷高半个头，也健壮很多，可性子却绵软得提不起来。她悄没声把两碗红薯糊涂放在堂屋桌上，在织布机的“咣当”声中说：“嫂，趁热喝吧。”

“就来。”季瓷说着，“咣当”声还没有停下。总是这样，干活好像和谁争着什么，多干一点就占了一点便宜似的。于枝兰常常想不明白，嫂子那小小的身子里咋永远都有使不完的力。她说，嫂呀，别累着了。季瓷说，力是奴才，歇歇回来，你看我这会儿使得慌，明清早起来，就又一身劲了。

季瓷从织布机上下来，坐在桌边，两人都端起碗，喝稠稠的红薯糊涂。没有菜。除了家有良田百亩的，谁家吃过菜呀，只有过年过节、支应门事的时候才会吃菜，

平时没有吃菜的习惯。

枝兰低着头，声音很小地喝着。季瓷看一眼她胀鼓鼓的胸脯。枝兰常为她过于饱满的胸脯羞于到大门外去，季瓷心里叹一口气，要不是家里这事，她顺顺当当地出门子，过自己的日子去，多好。现在，这长熟了的果子就在树上干干地挂着。

“兰，我叫你哥这回去县上给你撕块最好的缎子，等我机子上这块布下来做里子，给你缝个新棉袄。”

一说新棉袄，闺女家都知道是啥意思。枝兰的脸更红了，看到季瓷的碗空了，“我再去给你盛一碗。”接过碗出了堂屋门。

第三天的晚上，天黑透了，于枝贵还没有回来。烧着汤的季瓷心有不安，竖起耳朵听大门口的动静。枝兰也好几次走到门口探头往外看。红薯糊涂已经烧好，季瓷破例调了葱花和芫荽，在碗底静静地卧着。

“这是咋了？说是赶喝汤的时候就回来的呀。”姑嫂俩站在当院的月明地儿里。鸡子一个个走回窝里。大门口没有一点声。

“兴是路上又拐到俺姐家里去了？不会啊，他没说要去，还是俺姐家的人见了他拉住要去？还是给你撕料子耽误了？”季瓷不停地拿话安慰自己，枝兰闭着嘴不吭气。月明地儿上，两个影子虚虚地斜在那儿。“兴许是主家又想多做件东西，留住了他。”

红薯糊涂稠稠地在锅里，灶膛已经慢慢温了下来，还是没有于枝贵走进大门的声音。

“叫我去找找罗掌柜。”季瓷解下围裙，用手拢拢头发，就要出门。

“我跟你一起去。”枝兰慌慌地说。

“你不去，在家等着。”

罗湾两个大姓，罗和于。因不是一个姓也无法排辈，平日于枝贵他们就虚虚地叫罗掌柜大叔或大爷。罗掌柜因家里在白果集上有生意，在村里有些身份，村上的大事小情人们都爱请他拿个主意出个面。

季瓷从大门楼往院子里边走边喊婶子，罗掌柜的大婆应声出了堂屋：“这是谁呀？叫我看，哎呀，枝贵家，可稀罕死人了，你咋舍得出门了？”季瓷一

听她说“死人”俩字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脸就变了。大婆见她站着不动，忙下了堂屋台阶来扯住她的手：“走，进屋说吧。”

“不进屋了。俺叔在家不？”

“在，在。哎，你快出来吧，看枝贵家有啥事。”

罗掌柜出现在堂屋门口，巨大的影子投到当院的地上，扑上来就把季瓷严严盖住了。“噢，季大姐，喝罢汤了？”罗掌柜微微地躬了一下身子。他知道季瓷不会进屋，也就不再让了。他的小婆从西屋探出头来，看着生人一般的枝贵家。

“是有事，心里焦得在家坐不住。兰她哥到城里做活去了，说是今黑回来，可都到这么晚了，还不见人，我这心里猫抓的一样，想来问问俺叔，恁家柜上的人今天出门没有？见过枝贵没有？路上听到啥信儿没有？”季瓷在他的阴影里说。

“柜上的人今天去沙河进货，明儿才回来哩，枝贵往北他往南，遇不着。我刚才回来路过街里，也没听到谁说啥。”

季瓷被他的影子罩着，在黑地里不出一声儿。

“季大姐，你莫心焦，还没喝汤吧？在这喝，叫你婶再给你烧。”

罗掌柜话音才落，西屋门口的小婆就出了门往灶火里走。

“不了，不了，婶儿，你不烧，我家里烧好的，我回去喝。叔，婶，那我走了。”

大婆上来扯住她的手：“我送送你，外边黑。”

“要是再晚点还不见回来，我叫人到路上看看，你回去该喝汤喝汤，该睡睡，听见了没有哇？”罗掌柜在身后一声高一声地说。“唉，这媳妇，叫事给吓怕了。”他又对自己的小婆说。

季瓷吹了灯，一个人坐在床上。很久，她摸黑找到那只小钟表，拿在手里，摩挲好一会儿，用手摸到后面的弦，给它上了劲，小马驹又踢踢踏踏地跑起来。自从公公死后，她就再没给这只表上过劲，后来将它藏在箱子里了。本来，在乡间，这样的一只表只是个摆设而已。该收秋了该种麦了，布谷鸟来了叫了，芝麻花开了芝麻该收了，红薯叶子霜打黑了红薯该出了，猪喂大了该赶到会上换钱了，冬天去了春天来了，庄稼绿了树叶黄了，花儿开了败了，男人下地干活，地里回来吃饭，女人早起扫院做饭，纺花织布，几千年几百年都是这样过来的，要

这表干啥？没有表，天也要明要黑，鸡也要进窝，睡醒了又叫唤了，一叫人就得起来，像磨道里的驴一样开始转圈，母鸡脸憋得通红就跑鸡窝里孵蛋了，天黑了一切活物都想回窝，人喝罢汤上了床，小孩子一挨枕头呼呼睡了，上年纪的躺下了等不来瞌睡，就秧秧蔓蔓说古道今，年轻人一对一对缠成绳、联成蛋再花些子憋力气，就让女人打着挺把个小人儿生在床前铺好的草窝里。要这表有啥用呢？几百辈子没有它，人们照样过日子。唉，我那舅咋就想起托人从山东给我带回来个这东西，他是好心，想让外甥女带着这稀罕物出阁。

她曾想过，把这小东西砸扁了扔到粪坑里，可她试了几回不舍得。不再给它上劲了，叫它歇了吧。今晚她心慌得不行，两眼就像拿棍支着合不上，只好又拿出这钟，约莫把针拨到十一，它就起劲地从十一点向前奔跑，时间也就在这屋里有声地流动。窗外有细小的声音，那是枝兰去了堂屋东山的茅子后出来，小声说：“嫂，睡吧，咱就是这样睁着眼到天明，也不济事啊。”

“就睡就睡。”她仍然没有脱衣裳，只是把被子拉开盖到腿上来。那只钟在静夜里听起来脚步杂沓，她的心也更焦躁起来。

那表走到五点半的时候，她听到大门口拍门的声音。她“噌”地坐起来，穿上鞋就扑出院子。她听到门外喊：“枝贵回来没有？”她泄气了，差点一下子瘫到地上。枝兰的门也打开了，两个人在院子里会合。“我听着是罗掌柜家里的伙计。”季瓷无力地说，两人相跟着到大门口开了门。那主儿站在门外：“掌柜的叫我来问问你，要是还没回来，就叫我县上找他去呀。”

“没，没回来。”季瓷哭出了声。

天明了，昨晚的红薯糊涂稠稠的还在锅里，香油拌葱花茺荑的气味已不蹿了，软塌塌地飘在灶火里，像更加浓厚缠绵的忧伤，是一个噩梦的尾巴。

只说是秋天里土匪多，借着高的庄稼抢人，可现在是春天呀，麦苗才到小腿肚上，一眼能望出几里外，怎么也有土匪呢？

罗掌柜早就从跑回来报信的伙计那里知道了消息。他手里拿个大白布立在于枝贵家门口，一看到架子车进村，他就迎上去，用大白布盖住死人。他家伙计和公家人一起，将于枝贵抬下来放到当街的门外。于枝贵是凶死，不能进家门了，就停在大门外，直到罗掌柜安排的人把棺材抬来，将他放了进去。

于枝贵入土后，季瓷又一夜没睡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叫本家的一个小孩请来了宽婶子。

“宽婶儿，我几个夜里没合眼了，夜儿黑挤了一会儿眼，做了一个梦。俺婆母娘给我托梦了，叫千万不敢误了兰的婚姻大事，我还梦见有仙人给我说，要闺女出门才能冲霉运。我前后想想，还得请您来出面，赶快把兰打发走。麻烦你去东乡给说说，等不到过年了，叫他们赶快定个日子来接亲，我卖房子卖地，要把兰像样地打发走。”

宽婶子面露难色。心里说，这事恐怕不太好说，你家接二连三死人，这又不年不节的，咋就让人家来娶媳妇。

季瓷进到里边，一会儿挑门帘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小绣包，打开来，掉出一个指头肚大的物件，放在她的手上：“婶儿，这是我当闺女时的一个翡翠花，你拿去戴吧。去给东乡兰她婆家好好说说，就说我真的做了梦，仙姑交代的。”

宽婶子给人做媒十几年，别说得翡翠花了，见都没见过呢。她欢喜地接过季瓷手里的小绣包，手有点抖：“哎哟，二闺女呀，咱娘儿们咋还兴这哩，这、这礼也太重了。”她喜得齙了牙。

“现在是粮食主贵，俺这样人家留着这东西还真不胜一斗面哩，我麻烦你的事还在后头。”

“甯说了甯说了，只要婶子跑得动，你叫人来喊就是。我这就去东乡。”

宽婶子走后，季瓷给枝兰说：“咱现在只等宽婶子回话，趁我还有力气，一心想叫你体面地出门。放心吧，兰，不叫你受一丁点屈。”

于枝兰彻底憨了，迷迷糊糊也说不出一句像样的话，只会说，嫂，我听你的。

天将黑时，一阵风般地，宽婶子来了：“妥了妥了，都说妥了，郭湾的下月初三来接新媳妇。”

季瓷赶忙和面：“婶儿，我给你烙油馍。”

宽婶子快活地坐在灶前烧火。

“算你妹子有福，这郭家真是通情达理的好人家，不愧人家是在县上有差的。那郭仓实他爹说，其实他们这两年也有这个心，就是不好张口。你想啊，那破规矩的事，谁也不愿担啊，既是仙姑托梦了，那就听仙姑的。后天，他家派人

来送礼。”

喝罢汤，送走宽婶子，回到堂屋，季瓷给于枝兰说：

“兰你别埋怨我，这么慌地要撵你走，实在是拖不起了，下月初三，把你送走，我也得找个人家往前走了。后天宽婶子跟着郭湾送礼的来，我就留下她，给她说说这事。唉，你还是个闺女家，按说不该给你说，可你就要当媳妇了，也就说了吧。那罗掌柜，老拿那样的眼神看我，有一回你哥出门，你在东屋睡着，他就站在门口找话说，打发了好一会儿都不走。你说我往后还能在这庄里过下去吗？一当了寡妇，啥坏事、臭事都是咱的。”

于枝兰突然觉得这事不对，她发癔症般说不出话，她原想着她出门了，嫂子就留在家里，啥时回娘家了她都在家里等着她。她好像才突然明白，嫂子只比她大三岁，也是个年轻女人哩，没有个孩子，拿啥守呀？可是，那我今后娘家就算没人了？

“我就觉得对不住你，也没时间，也没钱给你做那么多陪送了。我来时候的新被子，还有几身衣裳都没动过，有两件做得宽大了些，都给你吧，你可别嫌，那都是当时咱爹娘花了大价钱给我置的，还有两件衣裳料子是俺舅从山东捎来的，我没舍得上过身。”

“那你，咋弄哩？都给了我，你还有啥？”

“我，我还要啥？寡妇往前走，够丢人卖赖的了，还要啥呀，穿一身，拿两身就好得很了。”两人相对坐着，流了一会儿眼泪。

颍河水从少室山走出，来到大平原上，没有了山谷的冲击力，漫漫漶漶犹豫着不知往哪里走，就在平原上曲曲弯弯地流着，像一首悠长回环的歌谣，唱到哪儿算哪儿，走到这个县上时，更是一点儿起伏都没有，河水就更犹豫而无力了，欲言又止，欲说还休，走一步退两步，反反复复，曲曲折折，在南北长几十里的地界就拐了一百多个弯，于是这里从西汉末年设县时就叫颍多湾县。

在颍河的一个又一个湾处，撒落着一姓又一姓的村庄。

河西章的章守信跟着宽婶子到罗湾来看季瓷，其实是让季瓷相看他，因为季瓷一再跟宽婶子交代，必得把男方领到家里来，她要当面说清。她现在是

寡妇了，也没必要像当年相亲时那么害羞，当然她也等不得哪里有会唱大戏。

那天季瓷一说出她想再往前走一步，而且还要快，宽婶子立马就脚下生风来到河西章。她一路上心里都有一个大大的谜团，这媳妇为啥火烧火燎地要这么急呢？想了一路也没想明白。唉，这世事变得太快，女人不缠脚了男人不留头了，白果集上一会儿这个部队来了一会儿叫那个的兵占了，听说日本人都打到东北了，连皇帝都换来换去。世界一天一个样，谁知旁人的心里都想啥哩。河西章章木林的儿子章守信二十六了，还是光汉条，这章守信要条杆有条杆，要模样有模样，就是家里穷，就是脾气犟。想想吧，一个又穷又麦秸火性子的人，他只能越过越穷，除非有个女人能降住他。他家里也不是压根就穷，早先也是有吃有穿有存粮的，现在家里的一座老旧得快要塌了的楼就是明证，可是，唉，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，他家的事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的。

宽婶子也在心里来回揣摸过，去了一说女方是个寡妇，那二杆子会不会一蹦三尺高给我办难看？再想想也不会，这说媒的事宽婶子经得多了，双方的条件就像那根秤一样，总得是差不多平吧，你这边少个这，就得叫人家那边缺个那，你家里多了个啥，才敢要求人家再有个啥，你要是腿不得劲走哪条路都觉得是地不平，我就敢把那半瞎的人带来给你看，你要是家里搜罗个净也撮不出几袋子粮食，那我就敢给你说个半憨女人二茬女人。这章守信呀，谁叫你家穷呢，谁叫你伯你叔不争气，把你家家业懂光了，你不是瞎等着打光棍了，再等下去，翻过三十的坎，你连寡妇都找不来了。再说了，那寡妇跟寡妇可不一样，这总归是季先生家的闺女。

走进章家那倒了一多半的破门楼里时，宽婶子想，我不跟那二杆子照面，给他爹娘说好了。

章守信下地去了。宽婶子给他爹娘排着把事情前后一说。章木林说，俺家现在这样，还对人家挑拣啥呀。

等回来了章守信，一听说是季先生家的二闺女，他出奇地温顺，答应明天一早就跟宽婶子去。

季瓷正在堂屋边做活边教导于枝兰：“见天早起给公婆倒尿罐，夜里把尿罐送床前，公婆不睡你不能眠；吃饭先给公婆盛，公婆男人不端碗，你就不能吃；

就是你有再烦心的事，对着公婆的脸，要喜喜欢欢，万不可给老人使脸子；谦让小姑，好吃的先紧她吃，好穿的先紧她穿，凡事莫与小姑争；粗豆腐，细凉粉，说来说去人家是亲娘儿们，不可在婆婆小姑间说闲话；见天天不明你要起床，打扫当院，招呼用人，别想着人家来给你卖力哩就狠使人家，谁家都有爹娘疼，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到人家家里出憋力；凡事与人拿真心处，是个人只要你对他好他就知；左右四邻，叔父伯父，婶子大娘，大小妯娌，先称呼，再说话，礼多人不怪；走到街里，闲事莫管莫打听，是非捂住耳根不要听；无事不串门子，有事到人家家里，要么门外说话，要么进屋坐下，万不可一脚门里一脚外；人心实，火心虚，吃亏把人吃不死，憋点好，万不可啥事显得自己能，人，太精太能就成憋子了；日子舒坦你莫夸，耍了说说不顶啥，有苦自己搁心里，永远记住，自己不哭，眼里没泪；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人前说话留三分，不该说的话，一辈子沤烂在心里；日子，比那树叶还稠，踏下心来一天天过……唉，我这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当年，俺娘给我说的才多哩。”

“出了门这么作难，还不胜一辈子在家哩。”于枝兰说。

“你那是憋子说的话，谁家闺女不出门？出门到了人家家里，自然不胜在自家，可都得走这一步，生儿育女，过成自己一窝人家。说一百二十圈，凡事宁可自己多受屈，不要与人争执，不可得罪人，赢官司要打，夜食少吃；只吃过天饭，不说过天话。唉，女儿难，女儿难，咱托生成女儿就是罪过，一天天湍吧，熬吧，一辈子一辈子地修吧，修成个仙家就好了，啥烦心事就没有了。”

两人正掏心挖肺地说着，就听院子里“咚咚咚”的脚步声擂鼓般来了。“兰她嫂！”宽婶子招呼着，先跨门槛进来了。季瓷赶忙收拾手里的活，姑嫂二人站起来，宽婶子小声与季瓷耳语几句，对着门外说：“你进来吧。”

只见进来的人，半截铁塔般，穿一身半新的衣裳，天还不热，他却走得一头汗，刚刚在门外用袖子擦了，这会儿头上还冒着缕缕热气。酱红色的脸，浓眉毛，双眼皮，因精血旺盛而黑亮的目光被困锁在高高的眉骨下。向着季瓷，他双手抱拳，深深弯下腰，鞠了一躬。季瓷让座，他不肯坐八仙桌边，只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张长条凳上，让宽婶子和季瓷分坐八仙桌两边。阳光从门外进来，正打在他身上，他坐在那里，像戏里的关公。于枝兰早已躲进里边不再露面。宽婶